

惨凄楚。诗篇还写到马和车，似乎它们也被感动了，以致“立踟蹰”、“不转辙”。这真可谓绝妙之笔。这一节里既饱含着真挚充沛的感情，又显示了高超巧妙的艺术手段。蔡琰主要生活在建安年间，五言《悲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以后。在所有建安作家中，具有蔡琰这样悲惨身世的可以说绝无仅有；而这篇《悲愤诗》，在建安文学中也可以说是块无双之璧，郭老于1959年所作话剧《蔡文姬》中，曾借曹丕之口说：“屈原、司马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而我们的文字只是用笔墨在写”，这里道出了蔡琰作品之所以如此感人的奥秘。

（题字 萧劳 插图 李方）

顾恺之和他的《列女传图》

洪丕模

东晋哀帝时，建康（南京）城南修建瓦官寺，建寺者向京城中士大夫募捐资金，没有一个超过十万的；倒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名叫顾恺之的青年，一下子便认捐了一百万。僧众们可都呆住了：那位青年素来贫困，哪来这笔钱呢？该不是开玩笑吧，要不然为什么如此的口出大言？商量结果，僧众们决定拿来募捐册子请他勾销。但顾恺之不仅不勾销，而且说定一个月后交款，只是要求给他备办一方白净墙壁，让他画画。寺僧没法，只得依他做了。于是顾恺之便关门构思起来，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粉白墙上精精细细地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像，但却空着眼睛不给点上。在公开出示之前，他对寺僧说：“第一天来看的请赐钱十万，第二天来看的赐五万，第三天就随便他们好了。”在示出的第一天，只见那青年刚把眸子点上，那像便立时神采焕发起来，身上的光彩，竟把全寺照得透亮。这时，赐钱的人拥挤得连进出的通道都给堵塞住了，一百万钱顷刻之间便凑齐了。

顾恺之（约345—406）是东晋杰出画家。他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今属江苏省）人。曾经在桓温及殷仲堪的



手下当过参军，后来又做过直散骑常侍的官。他从小聪明颖悟，长大后多才艺，又因性情矜夸，时涉诙谐，因此有“三绝”之称。即“才绝、画绝、痴绝”。（见《晋书·顾恺之本传》）

“才绝”是说他多才。他能诗擅文赋，并精书法。他描绘会稽山川之美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这段名句，至今尚为人们所传诵。作为一个文人，诗总是要做的。据说他自己的诗歌非常自负。

一次，他与谢瞻在月下吟咏，谢瞻隔着一段距离不时地对他称赞，这下他可更起劲了。后来谢瞻要去睡觉，叫个人来代他称赞，顾恺之竟然毫无察觉。在辞赋方面，见于记载的作品大致有《虎丘山序》、《风赋》、《冰赋》、《观涛赋》、《筝赋》等。因为好自矜夸，因此，对于他的赋也总免不了要作一翻自我吹嘘。据《晋书·顾恺之传》载：顾恺之曾经对别人说，我的《筝赋》可以比嵇康的《琴赋》。不赏识的人，必定是因为我的《筝赋》后出而相弃；有高深见识的，却会因我做得高奇而见珍。在书法上，他不但能写，并且善论。但其书迹遗留到现在的却只有《女史箴图》上所分题的楷书箴文。据《世说新语》雅量第六《夏侯太初》条注说，他还有《书赞》的著作。他还经常与人讨论书法。“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倦”。（《世说新语》）

才绝之外，顾恺之的“痴绝”是很有名的。据说，顾恺之对一些小法术非常相信。一次，桓玄拿了一片柳叶儿骗他说：“这是知了（蝉）用来遮身的叶子，用来遮蔽自己，人家就不会发现。”顾恺之听了很高兴，遂“引以自蔽，玄就尿焉”。被人尿了一身，却以为“其不见己也，甚以珍之”。真是痴得滑天下之大稽了。此外，据《续晋阳秋》记载：顾恺之曾有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最好的精品，把它加封题签后寄放在桓玄



那里。桓玄性贪，他开橱把画如数取走，然后依旧把橱封好归还给顾恺之。后来，当顾恺之发现橱中空空而封题却依然如初时，便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其实，顾恺之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由于当时社会政治动乱，豪门权贵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弄得不好便随时会有杀身之祸的；而顾恺之这种“痴黠各半”的处世哲学，正是他醉心艺术，明哲保身的一种方法。试想，画已不见，如再追究，非但原物不会璧赵，肯定还会陷入僵局，或至招来祸水。反倒不如顺水推舟，一笑了之，两下无事。

“画绝”是顾恺之三绝中的关键一绝。顾恺之学画，师大画家卫协，卫协师曹不兴；师承既高，再加上自己的聪明颖悟，因此，不久便蜚声艺林而压倒他人了。当时谢安对他推崇备至，“以为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顾恺之的画，处于当时山水画尚未兴起的时代，自然是以人物为主。在技法上，他善于应用回环不绝、宛转流畅、状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艺术来处理人物的衣纹服饰。由于他身处社会上层，接触的大多是穿着绫罗绸缎的达官显要，因此他画的人物服饰多是笔触细腻，形态飘动。同时，顾恺之还注意刻划关键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因此他特别重视眼睛的描绘。他认为“画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手挥五弦”是形，“目送飞鸿”是神。为了更好地抓住和表现人物的神，他画人物常常几年不点眼睛，人们问他原因，他说：“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阿睹”是当时俗语，就是“这个”的意思，它在不同的句子中有不同的所指，这里显然指的是眼睛。瓦官寺画维摩诘像的最后点睛，正是他画人物绝技的最精彩、最杰出、最吸引人的公开表演。此外，顾恺之还重视对人物面部特征的勾勒和人物周围环境的烘托。

顾恺之不仅具有可贵的创作实践，而且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绘画理论。他留下的《论画》、《画云台山记》和《魏晋胜流画赞》是我国最早的绘画理论专篇。《论画》主要讲的是一些零星的绘画经验和创作方法。其中以“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一段最具代表意义。《画云台山记》虽然是讲

创作“道教祖师张道陵七试弟子”故事的预想，但究其实质却是一篇道地地的画云山的构图设计规划，它除了供研究顾恺之的创作构思外，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早期山水画的内容、风格和创作方法。《魏晋胜流画赞》主要叙述了一些临摹方法和部分地保留了一些创作经验和创作思想，同时还着重地阐述了一些绘画的原理和技法。其中所说“用笔”、“神气”、“墨彩”、“错置高下”等方法，实为后来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时所借鉴。

顾恺之是我国古代人物画的大师，是位对画坛有着杰出贡献的一代宗匠。由于顾恺之杰出的绘画天才，使我国人物画到了他手里，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为我国人物画的基本表现技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代师承或祖述顾恺之画法并有所成就和发挥的，据《历代名画记》及《东观余论》、《宣和画谱》等记载，主要有六朝的陆探微、张僧繇，隋朝的展子期，唐朝的阎立本、吴道子、周昉，以及宋元时的李公麟、赵松雪等。

关于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有文献可考的不下六、七十件，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却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传图》三种，加上尚无定论的《斫琴图》一种，共四种。其中《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所见介绍较多，而《列女传图》则较少介绍，这里试对其作一初步的剖析：

《列女传》是汉代刘向的作品，内容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七个项目。图卷所表现的是插图性质的《列女传》故事。从画后面的跋文可以知道这一长卷画的内容原有十五节，一共四十九人，其中男二十四人，女二十一人，童子四人。由于年代久远，到目前为止，人物缺损近半。画卷中描绘的每则故事后面附有赞语一段，歌颂对象是“仁智”的妇女。原画设色浓淡，高古典雅；线条劲紧连绵，宛转流畅。真如汤君载所说的那样：“顾恺之如春蚕吐丝，不可以文字言语形容者。”“其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傅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这种“以浓色微加点缀”的设色方法，给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周昉的设色以很大的启发和影响；而“劲紧连绵”、“纯出自然”的用笔方法，则更是对我国古代人物画技法

作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人们管这种线描艺术叫做“铁线描”。

卷中“曹僖负羈”及其“妻”一则，故事内容大致是：晋国公子重耳逃亡经过曹国，曹国的共公不礼待他们。曹国大夫僖负羈的妻子却对丈夫说：“我看晋国公子的随从都是能安邦治国的人才，他们皆能竭尽全力辅助公子，将来这公子必定能够回到晋国当上国君，继而就会称霸诸侯，讨伐无礼。那时曹国将首当其冲，如果曹国有了灾难，你是一定免不了的，为什么不及早想个办法呢？”僖负羈接受了妻子的意见，便用盘子装上食物，并把一块璧玉埋在食物下送给他们。晋公子重耳接受了食物而将璧玉退还。后来重耳做上国君后虽攻打曹国，但他下令士兵不许闯入僖负羈家居住的闾巷，曹国士兵扶老携幼逃到曹家闾巷去避难的多得不可胜数。在这幅人物画中，顾恺之通过对僖负羈妻子的深稳沉着和僖负羈的惊讶不安两种不同神情的对比刻画，把僖负羈妻的远见卓识表现得十分充分。

“孙叔敖母”也是《列女传》中一则著名的故事。孙叔敖小时候在玩耍时，碰上了一条两头蛇，便把它杀掉埋了，但一回家里便对母亲哭了起来。母亲问他原故，他说：“我听说看到了两头蛇的人是要死的，现在我看见了，怕别人再遇上也会死，便把它杀掉埋了。”孙母听了便说：“你不会死了。大凡一个人有了阴德（指做了好事）就会有好报应。《书经》上不是说过：‘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你放心好了，你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个对楚国有用的人。”后来孙叔敖长大后果然当了楚国的令尹。顾恺之在这幅图中精心设计的是孙叔敖母亲的面部神态，通过匠心独运的细腻笔触，十分完美地表现了她那慈祥而有德行且又知情达理的个性特征。

此外，“卫灵公妻”一则也是较为有名的。一天晚上，卫灵公和妻子夜坐，听到车声辚辚，到宫门而止（按古礼，臣下乘车过宫门应下车步行，车速也减慢），过了宫门又响了起来。卫灵公问妻子说：“不知是谁经过？”夫人答道：“这一定是蘧伯玉。”卫灵公问：“何以知之？”夫人回答说：“蘧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这个人仁而有智，对上很恭敬，他必定不会以暗中无人知道而废礼，所以我料定是他。”卫灵公出外叫人去打听，果然是蘧伯玉。但卫灵公回到屋里却瞒着他夫人说：“偏偏

不是蘧伯玉。”夫人听了这话便对卫灵公再拜祝贺起来。卫灵公莫名其妙地问道：“夫人为什么要向我祝贺？”夫人说：“我原先以为卫国只有一个蘧伯玉，现在却又有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国多贤臣，国之福也。因此我要向您祝贺。”卫灵公惊叹着说：“妙极！”就将实话告诉了妻子。卫灵公夫人明于知人，深明大体。在画卷中，顾恺之是通过描绘她的眼神来表现她的精神面貌的。值得注意的是卫灵公座后屏风上画着的高古淡远的山水，与《洛神赋图》中的云水树石参看，虽然作为陪衬，但已相当纯熟。因此，称顾恺之为我国山水画的远祖亦无不可，又何况他还留下了《画云台山记》的山水画论呢！

《列女传图》比起他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来，毕竟因为选题情节较为简单，因此无论在构图命意还是在微妙感情的表露上，似乎都要略逊一筹；但从稀如凤毛麟角的顾画传世摹本来看，作为一种画风技法、尤其是对“春蚕吐丝”的用笔方法的观摩研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无疑地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插图 熊真）

慢词的开拓者柳永

李国庭

在我国曲词史上，有一位开拓慢词，转变词风，使词从狭隘的上层社会返回到市井里巷的杰出词家。他，就是柳永。

柳永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左右^①。原名三变，字耆卿，又字景庄。排行第七，又叫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故称柳屯田。祖籍河东（今山西），后徙居福建崇安。宋初，崇安属建州。“建州至宋而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②柳家住在县东南八十里的籍溪白水村（今下阳公社茶景大队）金鹅峰下。

① 参看拙文《柳永生平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

② 《嘉靖建宁府志》卷四。



曹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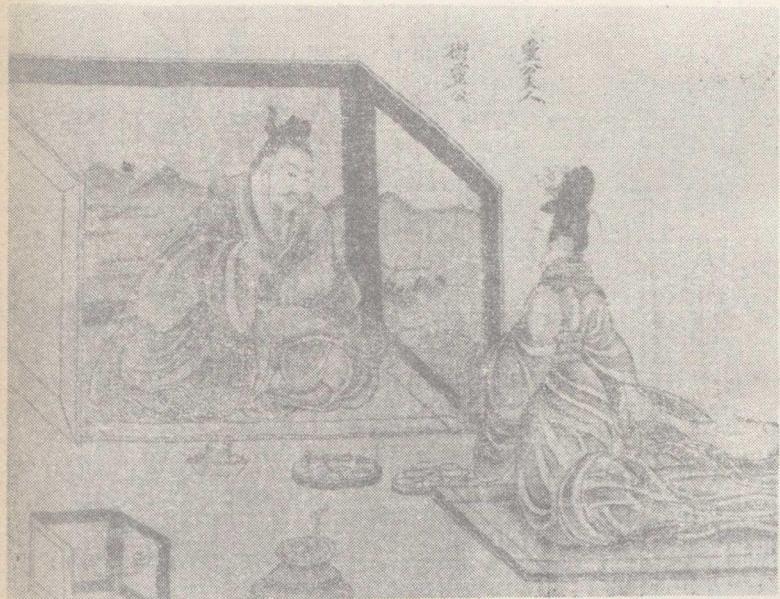
曹仲尼

孙叔敖母



孙叔敖母

衛靈公夫人



衛靈公妻

以上三图均见顾恺之《列女传图》

?1994-2018 China (参阅早期《顾恺之和他的列女传图》)或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